

有一个地方叫西塬(4)-从零开始



我们的旧窑，住了两年

我们的双脚一踏上这贫瘠的小山村，我们就告别了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城市生活，很多生存的基本技能都要从零开始学。从喝的水到做饭用的柴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得到。有的生活常识，没有人指点，等出了问题已经晚了，只好亡羊补牢。第一年国家按城市重体力劳动定量补助粮食，可是分给我们的玉米是多年库存的底货，放在窑洞里一段时间后发现玉米都捂了，还生了虫，我们就这样吃了几个月有一股发霉味道的玉米发糕。后来才知道要常把玉米拿出来晒晒，保持干燥，才不会生虫发霉。

我们住的三孔旧窑就在梁公家的院子里。梁公一家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，特别是他的大女儿金叶。她教我们怎么推碾（推碾 **wei**，就是磨面），怎么生火、做饭、擀面，怎么下沟驮水，还常常帮我们拆洗被子，做土布鞋。第一次阴天下雨做饭的时候，窑洞里倒烟，呛得我们跑出去找金叶。金叶端了一盆水，冒雨跑到窑背上，把水倒进烟筒里，烟就慢慢开始往外出了。金叶比我们年龄稍大一点，二十刚出头，可是在农村二十出头的大姑娘还住家里总是招惹闲话。金叶一点都不在乎，更何况她是公社和县里妇联委员，要在农村推广晚婚，自己得先做个榜样。二女儿银叶比我们小，十五六岁，性格活泼开朗，有点嚼舌，村里有点什么事我们总爱找银叶打听。梁公还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老特（陕北话“老大”），在甘肃当过兵，见多识广，有些滑头，不象梁公那么老实。老二继承梁公优点比较多，他和二嫂对我们帮助也很大。单拿推碾来说，我们需要磨面的时候，总要求爷爷告奶奶，借用别人的碾盘。可是这碾盘是用一次就磨光一点，用到一定程度就什么都磨不出来了（瓦罐显身手的时候）。有时要借用碾盘，老乡借口自己要用，不肯借，可是老二家从来没有拒绝过。

老乡对付虱子的绝活是必须要学的，坐在地头，把布衫脱下来，用两个拇指的指甲盖掐死躲在衣服缝里的虱子，指甲上的血迹往土布鞋上一抹，又接着掐。有时虱子实在太多，就干脆用牙顺着衣缝咬下去。此时，外人看到地头这一排光着膀子的汉子，一定分不出谁是当地老乡，谁是北京娃。男耕女织是几千年的农村传统，陕北的婆姨织布纺线，可是织毛衣在陕北是男人的活儿，让我们第一次看到时大跌眼镜。这个活儿不去学，太丢北京爷们儿的面子了。

（此系列中的照片都是在没有电的窑洞里，自己冲洗出来的，报废了许多底片和照片，最后慢慢摸索出用手电和自然光的冲洗办法。）